

# 父亲3年耗资150万为女儿戒网瘾

初中的欧阳然然偎依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家里养的两只小狗也围着她转,父亲欧阳谦在一边开心地笑着。

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的景象对欧阳谦来说是多么弥足珍贵:欧阳然然小学六年级时染上了网瘾,突然之间变得情绪激动,脾气暴躁,和父母再也不能正常地交流。

为了让女儿戒除网瘾,欧阳谦花了3年的时间,遍访全国各地的心理医生和网瘾治疗机构,花费超过150万元。

遗憾的是,庞大的花费、全身心的投入,更多的只是带来失望甚至绝望。

“很混乱,几乎全是骗人的,都是为了钱。”欧阳谦说。

## 15名心理医生未能解决问题

六年级下半学期,欧阳然然突然拒绝再去学校上学,回到家中专职打了一款名为《梦幻西游》的网络游戏。

欧阳谦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不知道女儿是如何迷上网游的。但残酷的现实是,沉迷游戏后的女儿就像变了个人:脾气暴躁,容易激动。情绪失控时,欧阳然然曾经砸坏过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电脑、两块汽车挡风玻璃,还掰断过一块汽车后视镜。

不知所措的欧阳谦被迫带女儿去南京脑科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显示,欧阳然然不仅没有任何脑部或精神上的问题,而且智商高达129,属于超高智商。

“我当然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欧阳然然平静地回忆,“只不过是游戏打得太多了。游戏里的情节和动作都很激烈,会让玩家在现实中变得激动,很难控制情绪。”

令人欣慰的检查结果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欧阳然然依然一边打游戏,一边在激烈的情绪中与父母对抗。

无奈之下,欧阳谦被迫带着女儿踏上了长达3年的戒除

网瘾历程,就像是打了另一场真实的“游戏”。

2004年5月起,欧阳谦带着女儿走遍了杭州、上海、南京、北京,先后为她约请了15名心理医生。

即使是看心理医生,欧阳然然也是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每到一处住下,立刻开始打游戏,心理医生来了也不曾停下。尽管每个心理医生都目睹了这一幕,但几乎没有有人能将其与欧阳然然的问题联系到一起。于是,疏导变得几乎不可能。

“那时我觉得很好笑。我心里又没有病,只是想玩游戏而已。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还在我身边不着边际地漫谈。”欧阳然然说,“我听着觉得好玩随口答几句,他们就会认为是自己的成果。”

“他们都觉得我女儿有病,有的医生说是青春期躁动,给配了药物。其他医生也开了镇定类的药物,让她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吃。”欧阳谦回忆。

2005年初,欧阳谦带着女儿来到杭州某部队疗养院内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的心理医生明确地判断出了欧阳然然的问题是因为网络游戏产生的,并开始了针对网瘾的治疗。

但这里的心理医生依然很忙,并无多少时间与欧阳然然交流。药物依然被大量地使用。“30元一颗的药一天要吃10多颗。那段时间我的体重猛增,脑袋昏昏沉沉的,偶尔还有幻觉。”欧阳然然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欧阳谦很快就让女儿停用了各种药物。

10多天,失望的欧阳谦带着女儿离开疗养院,回到了家中。

## 神秘的输液治疗

2005年10月,欧阳然然被带到了位于北京某医院的一家戒网瘾机构。欧阳然然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并不快乐时光:大部分时间在屋子里看电视,并不定期地接受电疗、催

眠和输液等各种治疗方式。

“电疗时,手指上会传来一股麻麻的感觉,开始很不适应,后来也就习惯了。催眠对我根本就无效,后来医生也放弃了。”欧阳然然说。但真正令她感到恐惧的是输液。

“每天一瓶黄色、一瓶白色两大瓶药水,等输液完了手臂已经完全麻木了。”欧阳然然说,“那时候我非常害怕这些药水,真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同样对药水放心不下的是父亲欧阳谦。“我问医生给孩子输的到底是什么药,他们只说这是机密。”欧阳谦说,“我只好说,对小女儿身体不好的药物你们一定要少用啊,但没人愿意听。”

“许多戒除网瘾机构编造出多动症、狂躁症、社交恐惧症、网瘾综合征等各种症状来吓唬家长,然后开了一大堆药,其实都是不负责任的。”一直致力于戒除青少年网瘾的素质教育专家陶宏开教授是药物治疗的坚决反对者,“甚至连药物的成分都不透露,更是违法的。”

对欧阳然然来说,这样的治疗实在是煎熬。她多次缠着爸爸想要回家,都未被允许。无聊之余,欧阳然然在这里学会了抽烟,也更爱打扮了。直到有一天,一个“气质很好”的女医生走进了她的房间。欧阳然然回忆,“她说她姓应,会跟我父亲沟通的。”

第二天,欧阳然然真的出院了,这让她对应医生充满了感激,也把她当成了好朋友。

## 骗人的“好朋友”

回到老家后,欧阳然然并未戒除网瘾,但体质有了明显的下降。“以前上网通宵也不觉得累,现在三四个小时就累得不行了。”欧阳然然说。

有一天,应医生突然捧着她最喜欢的白玫瑰来到家中。2005年11月,欧阳谦父女和应医生一起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欧阳然然的父母与应医生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她从来没有向我们了解过孩子的情况,但关于治疗的价格我却谈了好几轮。”欧阳谦说。

最终,欧阳谦支付了10万元到指定的账户(后退还了近4万元),应医生则保证每天不少于两小时的心理辅导时间,保证欧阳然然两个月后好转,半年后正常回到学校。

到上海之后,欧阳然然住进了一套租来的小公寓,应医生的一位助手负责照顾她的生活。欧阳然然至今记得小公寓里度过的几乎每一天:

第一天,购买生活用品;第二天,看画展;第三天,应医生为她作了心理和左右脑开发程度的测试。此时的欧阳然然才恍然大悟,原来应医生带她来上海不是让她读书而是治疗网瘾;第四天,陪应医生购物,买了3部手机,一部给她丈夫用,两部给应医生自己用;第五天,800元买了一只狗。此后欧阳然然得知,为小狗看病又花去了3800元。

一次购物回来,欧阳然然看到应医生很仔细地记录每一张车票、餐饮票和购物发票,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由自己的父母埋单。

“那时我才明白,原来她并不是我的好朋友,她只是为了钱而利用我父亲对我的爱。”欧阳然然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被欺骗。

5天之后,应医生就很少露面了,欧阳然然也将自己一个人关在了房间里。

半个月后,欧阳谦在窗外偷偷地往女儿的房间看,心疼地看见欧阳然然头发乱蓬蓬,一个人缩在被窝里,神情呆滞。女儿也曾哭诉在这里的状态很差,想回家,但应医生向欧阳谦保证,欧阳然然的状态很好。

一个月过去了,当欧阳谦再次接到女儿的求救电话时,他才意识到,这样的“治疗”

并不能解决女儿的任何问题。

欧阳谦随即赶到上海,强行打开女儿的房门,将她带了回去。

## 行走学校里的日子

2006年3月4日,欧阳然然被父亲送到了位于江苏淮阴的一家行走学校,接受半军事化的严格训练。这家行走学校以专收差生为特色,包括越来越多的网瘾少年。

每天顶着烈日行军20-30公里,晚上经常紧急集合,高强度的训练让欧阳然然吃尽了苦头。“好几次睡意朦胧中,看着几个管带(行走学校的老师)把学生们按在地上打,看得我心惊胆战,完全没了睡意。”欧阳然然回忆,“不过我从未挨打,因为我在这里学会了以前所讨厌的虚伪、圆滑,懂得了怎样做老师才会开心。”

根据老生的“教导”,欧阳然然知道了如何通过5封信说服家长过来接自己回家:

第一封,描述行走学校的苦,好让家长心疼;第二封,夸行走学校的好,表示自己已经适应了;第三封,表达自己在和行走学校比较后,才发现家里有多好,尤其是爸爸妈妈的好;第四封,忏悔自己曾经浪费的时光;第五封,表达自己想回家,想回学校读书的强烈愿望。

5封信写完后,欧阳谦果然过来将被“改造”好的女儿接回了家。

此时,欧阳然然已经在行走学校度过了4个多月,逐渐习惯了用拳头解决问题。回到老家后,由于体质好,还在行走学校里练习过军体拳,欧阳然然成了“孩子头”。即使是比自己年长的初三学生,她也敢毫不客气地冲上去“教训教训”。

2007年5月8日,欧阳然然被再次送进了行走学校。一进去,她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学霸”,不但打学生,连管带都打。

8月,欧阳然然带着行走学校里的一个韩国小女孩,奇迹

般地躲过学校墙上的红外线报警装置,逃回了浙江老家。

回家之后,绝望的父亲只得将练就了“一身本事”的她软禁在安装了防盗门、防盗窗的房间里。至此,身心疲惫的欧阳谦为了女儿已经花去了150多万元。

## 戒除网瘾的最后一战

两个月之后,欧阳然然被父亲带到北京,参加另一个戒除网瘾亲子互动夏令营。对欧阳谦来说,这已经是最后一战。

“3年了,家不像个家,我们夫妻的工作也基本上停止了。”欧阳谦说,“我们也快要放弃了。”

欧阳然然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夏令营让她回到了校园里:没有电疗、输液、药丸,也没有严格的看管和军事训练,更多的是素质教育课程以及与家长的交流和互动。许多网瘾少年被鼓励走上讲台,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些从来没有过的感受让欧阳然然看到了改变自己、改善与父母关系的希望:与父母难以沟通事后被证明是她沉迷网游的重要原因。

夏令营结束后,欧阳然然的父母与活动的组织者之一陶宏开教授进行了长谈。长谈的内容依然是沟通、父母教育方式的改变,以及青少年素质教育。

“解脱网瘾的根本途径是亲情以及素质教育。”陶宏开说,“但充斥着药物治疗、军事训练甚至体罚的各种戒网瘾模式中,亲情和素质教育却常常被忽略了。这也是整个行业逐利、混乱的表现。”

另有观点则指出了政府在管理上的缺位。“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网瘾戒治机构都是由政府牵头发起、政府拨款运营,向网瘾青少年提供免费救治。”长沙民政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史铁尔教授说。(文中未成年人为化名)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 女赌徒为还赌债卖了亲儿又想卖肾

日前,记者接到一自称叶姓女子求助,称其因欠下十几万元赌债,无力偿还,想卖掉自己一个肾脏筹款但发现行不通。而今年初,她曾为赌债所逼,卖掉自己的一个儿子……采访中,其讲述了发生于佛山市南海区黄岐旧市场附近大小赌场的所见所闻。

## 平凡生活因赌博而改变

接到求助电话后,记者几次约叶女士面谈未果,有两次她称正在和逼债的人谈话。后来就打不通她的电话,直到她用另一个手机号码再联系记者,并称连续几天被人找到追债,只好换了号码。日前,记者约她在南海黄岐嘉洲广场见了面,才知道她不姓叶,因为不想家人知道自己的窘境,希望记者仍以叶女士的化名称呼她。

自称今年28岁的叶女士告诉记者,其17岁就离开了粤东老家,先是到了广州的舅舅家。在广州,她结识了后来的丈夫。1999年,叶女士怀孕,当年12月,两人奉子成婚,随后生下一个女儿,如今这个大女儿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大女儿的丈夫在装修队工作,2000年,其丈夫因公司业务拓展到了黄岐,叶女士就随着丈夫到了黄岐,租房定居下来。

“我一直没有工作,在广州也好,在黄岐也好,都是在家里闲着,煮煮饭,带带儿女。从1999年起,我年年都要怀孕,

除了今年。”叶女士称,来到黄岐之后,生活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年年都要忙着生育或者流产,2005年,她生下二女儿,2006年,她又生了小儿子。

叶女士没有想到自己家庭主妇的平凡生活会因为赌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叶女士一家租住在黄岐旧市场附近,去年开始,市场上开始开起大大小小的赌场,由于每天都要去买菜,叶女士偶尔好奇也会围观,但直到去年,她都没有敢去赌博,因为家庭贫穷,每天买菜的钱都很紧张。

“去年怀着小儿子的时候,我没什么事做,有时去买菜,就开始试着玩一下,不过都是赢了钱就走,赢点钱也能补贴一下家里开销。”市场上赌博很简单,都是玩“三公”,简单而暴利,叶女士逐渐上瘾了,“玩得多了就会上瘾,后来玩到都忘记买菜回家做饭了”。

## 1.5万元卖掉亲生儿子

去年8月,叶女士生下了小儿子,之前两个月,她挺着肚子,痴迷流连于赌场,直到孩子出生前3天,她才住进了医院。叶女士说至今都在后悔当时的疯狂举动,因为孩子生下的时候脸色很黑,医生说可能孩子肺部有问题,就让孩子在保育室观察了一周,叶女士怀疑赌场的恶劣空气让孩子健康受到了影响。

出示小儿子照片时,叶女士显得情绪很低落,她说自己

不但怀孕时没有照顾好孩子,后来为赌债所逼,还把这个孩子卖掉来筹款。原来,生下孩子后,她不到20天就去赌,中间输多赢少,到了今年初,她还欠下15000元赌债。负责在赌场放贷的“大耳窿”(放高利贷者)开始逼缴欠款,叶女士万般无奈,打起了卖儿子的主意。

“我当时就和一个朋友诉苦,骗说与丈夫离婚了,儿子归我,但养不起,让朋友找一个人家卖掉。”叶女士说,朋友帮她找了一个江西人家,对方来人没有见她,而通过朋友中间转手,儿子卖了1.5万元。

孩子被抱走当日,叶女士来到黄岐派出所报警,称遭遇迷贴一下家内开销。”记者从黄岐派出所《接受刑事案件回执单》上看到,叶女士报警称,当日早上8时许,她在黄岐明珠广场车站候车时,孩子呕吐奶水,旁边一女子递上湿毛巾帮忙,叶女士擦过脸后,就迷迷糊糊听对方命令跟着走,之后上了一辆白色小面包车,其后又被迷晕,醒来时发现孩子不见了。

黄岐派出所当日决定立案,并连夜展开调查,但警方很快发现了其中破绽,怀疑叶女士报假警。叶女士说,警方怀疑自己拿孩子给“大耳窿”抵了赌债,丈夫获悉后也怀疑,要她一定将孩子要回来,否则就与她离婚。叶女士没有办法,只好又给朋友打电话要孩子,最后还要赔偿买孩子的人8000元。

## 最大愿望是回乡下种田

孩子要回来后,叶女士骗丈夫说赌债已经想办法清偿过了,但私下里又开始去赌,希望赚到钱偿还欠款。结果越欠越多,直到今年8月份,她已欠了十几万元赌债。而恰在这时,黄岐旧市场拆除,当地赌场关闭,“大耳窿”开始追债。

这些情况叶女士都不敢告诉丈夫,而且丈夫也没钱帮自己解决问题,她曾经想过“跑路”,但现在已经走不了了。“我被追债的抓过几次,他们对女人倒不动粗,那天和你打电话后他们又抓到我,我没办法,只好找一个赌场里认识的朋友帮忙,他最后来帮我做了担保,我才被放了。我如果跑路的话,会害了这个朋友。”

叶女士称,后来想起电视里卖肾之类的报道,她动了卖肾还债的念头。之后就打电话到南方医院、省中医院、中大附院等广州的医院询问,被告知肾脏可以在亲友之间捐赠,但不能直接买卖,那是违法行为。

叶女士甚至还找了香港的医院,并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看有需要的就打电话过去问。“一个沈阳人说要,我打电话过去,他让我先付200元,明显是骗子。后来还有一个山东人,让我先去医院检验后,告诉他肾脏情况,我说不懂怎么验,他说让人来,我用什么没联系他。”

不管采用什么途径偿还欠款,叶女士都希望离开这个

地方,离家10多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回乡下种田。

## 赢钱的只有老板和“大耳窿”

记者(以下简称“记”):去年之前你没有赌过?

叶女士(以下简称“叶”):我很小就出来了,又没有工作过,很少接触赌博,一开始连麻将都不会玩。到黄岐之后,有时无聊,房东老太太叫我打麻将,我才慢慢学会。打麻将(也有“彩头”),三毛钱一局,算不上赌。

记:市场上玩赌博的都是些什么人?

叶:大部分是家庭妇女,赌场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6点,都是玩“三公”。我去买菜时看热闹,也押过几次,后来越玩越上瘾,玩到买菜做饭都忘记。

记:你丈夫不生气吗?

叶:他看我不做饭就知道赌博,是很生气,一气之下他也去赌了,输了几千元后他就不赌了。

记:那你呢?

叶:我想赢回来,就开始玩大的。市场旁边还有赌场,是开在小区里的,底注100元。晚上10点开场,12点结束。然后想继续赌的人可以转到别的场子,我那时候常常赌到天亮。去赌的人很多,有时公安来查,有人报信,大家就开始跑。一次有个阿婆跑的时候胳膊都摔断了,第二天我见她吊着绷带,还问我要去哪里赌。

记:当时觉得自己赌博运

气怎样?

叶:我现在才明白,赌博的没有能赢钱的。赢钱的只有老板和“大耳窿”。老板抽水1/10,“大耳窿”则收取高利息。赌徒都是输多赢少,我曾经两个小时输3万多元,有些赌场一个人一晚上输几百万很正常,这些赌场底注都是5000元。

记:你怎么有钱去赌那么大的?

叶:赌博不需要带多少钱,有人专门在赌场放贷,借1000元三天是50元利息,不过利息由赌场老板出,赌徒只需要及时将本金还上就是,超过三天就按每天50元计息了。

记:当时卖了儿子还债,老公知道实情吗?

叶:他后来知道了,所以逼我把孩子要回来,我们感情很好,结婚那么多年,那次他第一次打我。

记:那为什么还要去赌?

叶:没办法,我还欠着钱,每天要算利息,在家里烦,只有到赌场才能忘记烦恼。

记:现在打算怎么办?

叶:赌输了,有钱人不怕,没钱人就跑路,我们家在这里没法跑。朋友帮我担保了,我也不能害了朋友。

记:很后悔吗?

叶:是啊,没有多少赌徒不后悔的。原来一起赌博那些人,个个都欠了债。赌场不开不光是因为市场被拆掉,而是那片地方喜欢赌博的人都被榨干了。据《南方都市报》